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定集

目錄

卷一至三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沈 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文定集目録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文定集一名玉山集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特爲改名初授鎮東軍僉

判後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事蹟具宋史本傳㕍辰少從喻樗張九成呂本中胡安國諸人游後與吕祖謙張栻相善于朱子爲從表叔恒相與商搉往返其授敷文閣待制也舉朱子以自代契分尤深故其學問具有淵源又官秘書省正字時以上書迕秦檜外謫建州通判困頓州郡者凡十七年史稱其直言無隱于吳芾王十朋陳良

翰諸人中最爲骨鯁立身亦具有本末宋史
藝文志載其集凡五十卷明初已罕流傳弘
治中程敏政于内閣得其本以卷帙繁重不
能盡録乃摘抄其要編爲廷試策十卷奏議
二卷内制一卷雜文八卷嘉靖間其鄉人夏
浚刻之又附以遺事志傳等文凡二卷今世
所行皆從程本傳録不見完帙者已二三百
年今攷永樂大典所載爲程本不載者幾十

之四五葢姚廣孝等所據之本即敏政所見之內閣本而敏政取便抄録所採太狹故奏議長篇多所缺遺謹以浙江所購本與永樂大典參互比較除其重複增所未備勒為二十四卷雖未能復五十卷之舊而業已得其大半精華亦約略具是矣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文定集目録

文定集卷一

宋 汪應辰 撰

奏議

輪對論和議異議疏 紹興八年五月

臣伏見日者敵使在庭中外洶洶朝廷之上號令紛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息臣雖疎遠有以見聖意之勤止也然臣私憂過計竊謂和議不諧非

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既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正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議決不可成其成也或不能久臣獨以為不然昔秦之謀楚也固嘗與之地借之兵而結為兄弟又為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秦之謀齊也與齊通和凡四十餘年未嘗交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之成不如是之久耶至若

謂敵人有悔過效順之意則臣雖至愚不敢以為信也
臣聞王倫之行未嘗一詣其庭是必有詭謀密計而畏
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于我哉又聞
敵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雞豚
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于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
悔過效順之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飜然以
與我和是何故也陛下誠能以此思憂以此思危則將
不遑暇食而謀之矣臣謂敵使既去所宜申戒執事交

修庶政除飭邊吏厚為守備今乃肆赦中外厚賞士卒襃賞帥臣動色相賀以為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廷朝患異議者之不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自固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于羣小之間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于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

夫事是而專之猶卻衆謀況其非乎導人使諫猶恐不至況拒之乎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出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豫防常若敵人之至勿

恃獨斷之可以成務而虛已從衆常恐下情之不盡也兢兢業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于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爲讎人役哉取進止宋史本傳云疏奏秦檜大不悦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

應詔言弭災防盜事紹興三十一年權吏部侍郎上

臣愚不肖陛下過意使備侍從方陛下宵衣旰食焦勞圖治之時而臣曾無片言補助萬一竊位素餐死有餘罪今者陛下祗畏天戒惟懷永圖親發德音賜以清問

臣猶不言罪益大矣謹昧死上愚對所謂消弭災異之術者臣不足以知天然理之所在有可得而見者夫天地與人均一氣爾上下流通初無間斷故天地之災祥與人之善惡常往來相應而無窮聖人以人配天地而謂之三才且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腹心之于五官宜若不相為用然疾病之作其必蘊積于內者既久然後一旦發見于外善醫者察脉觀色知其所從來治其內而外症去矣今者淫而過節物被其害是病之發見于外

者也豈非腹心之間或有所疾痛而不寧者乎或有所鬱塞而不伸者乎以臣所見此二者今皆有之欲止其疾痛則莫若卹民力欲解其鬱塞則莫若通下情何謂卹民力臣聞國之所恃以為本者民也民之所恃以為命者財也取于民者過制則民失其所以為命矣臣竊攷之古今財賦所入名色猥衆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昔漢至武帝始有鹽鐵榷酤之法唐至德宗始有兩稅榷茶之法當時議者紛然以為民害後世既已兼而用之

矣蓋唐之初其取于民者曰租曰庸曰調天寶以後軍旅數起凡非法賦斂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奏之類後皆收入兩稅以為常賦今之稅是也則賦斂之重至于兩稅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所謂茶稅者其初所得僅四十萬緡而已亦甚非今日比也今江浙州縣財賦名色臣之可得而見者曰經制曰總制曰糴本曰僧道免丁曰州郡寛剩曰大軍月椿曰和買折帛名為不取于民而其實陰奪民利名為漕司移用而其實責辦于州

縣名為州郡之餘而其實不足名為與之以本錢而其實無有陛下試詔有司以此數者校之往昔其所增加又不知幾倍也至于州郡空虛諸所誅求又有未易數者如春冬軍衣錢昔之出于官庫者今則斂之民矣軍器物料昔之和市者今則不復與之直矣茶引所以通商今則賈用不售亦等級而使之輸錢也雖有廉平之吏違冒法禁而不暇恤雖有嚴明之監司知州縣之無可奈何而不復問況又有臣所不能盡見者陛下以此

推之則今日之民力蓋可知矣夫取于民者如此其多則宜其財聚于上而不可勝用矣而戸部之用度乃常患其不足其故何哉此中外之所以疑焉而不得其説也臣竊以為國計之重民事之煩要須通知其本末源流然後可以為之制節唐元和間宰相李吉甫始為國計簿本朝景德皇祐治平元祐皆嘗為會計録元豐間又為中書備對今宜依倣其書為紹興會計録使天下財賦之出入皆可得而究見然後取祖宗之時出入之

數以相參較其浮冗之費有溢于舊者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合衆人之議酌時勢之宜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視其所省者幾何然後財賦之所入其害民之甚者可以次第而議矣如經制總制未能遽罷勿拘以一定之額可也如和買折帛未能遽罷裁損其倍取之價可也觸類而推不一而足庶幾困敝之民猶可以少蘇不然則日削月朘未知其所終極陛下雖惻怛于上降丁寧之詔立煩恐之法初無益于民病也昔仁宗皇帝即

位之初翰林學士李諮言兩邊寢兵二十餘年而邊饟如故他用寖廣宜裁損浮冗費以寛厚斂于是詔近臣同議以景德較天禧計所省得什三其後西夏用兵御史中丞賈昌朝建請度經費省諸不急亦詔近臣議之歲省緡錢百萬及夏人請盟樞密副使龐籍言陜西用兵以來用度太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仁宗從之所省逾半籍又以近世兵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中書合議大加簡閲凡省八萬餘人三司賜糧始有餘矣此皆

祖宗已行之事也雖然節用以愛民理固然矣此特道其常爾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名為兵革不用而百姓猶不免于困敝有如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其將何以給之乎恭惟太祖皇帝創制内藏當時平定僭偽親祀郊丘所費巨萬皆出于内而民不知真宗皇帝詔近臣作記以述祖宗愛民力之意且謂宰臣曰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特外廷不知耳自是累朝或以師旅或以水旱輒發内庫錢以賜三司此亦祖宗已行

之事也惟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則仁政可得而行矣
何謂通下情臣聞言路廣然後下情通凡自古明君所
以求言納諫與夫祖宗所以貽謀垂裕者陛下既已知
之而又躬行之矣臣不敢廣引以煩聖聽頃者臣下進
見陛下每諭以言雖切直或有過當皆能容納仰見陛
下之意惟恐下之有所不盡也既而秦檜用事專權自
恣惡天下之議已而陛下得聞之也乃始嚴刑峻罰以
箝天下之口詞色之間稍涉疑似進退之際或被顧盻

輒皆有不測之禍長告訐之俗而親戚為仇起羅織之獄而道路以目人不自保尊諛成風稱之者以為聖人尊之者以為恩父凡投匭之章造庭之策不謀而同歸美于一德元老至于輸當面對者託疾而丐免奏事殿上者皇遽而夙退聖問所及則恐懼而不敢對風旨所至則遷延而不敢行四方魄獻畢集于相府而尚方所無有也郡國便宜取稟于三省而九重不之聞也當此之時中外人情為何如哉原檜之所以至此者彼其為

說必不自以為拒諫也以為不如是則國論不一君上不尊由今觀之豈其然乎陛下奮發英斷一新政化天下之人始得拭目引領以瞻天日之光招徠多士不問新舊開納衆論不遺疏遠德意至渥也然而士風頹敝非一朝夕非大有以矯正而振起之未易變也奈何議論之臣不能廣推聖德明示中外反假秦檜之餘術以艱梗言路摧沮士氣陛下因星變而求言彼則曰恐姦人以天變為幸也大理少卿論及刑法彼則曰不當言

而言是犯分也凡士之獻言者固未必其心迹相應也然而有言則受之有善則行之豈必問其他哉今或逆探其隱伏之情或追究其平素之行或指以為好名或目以為好異此等說行雖不必加以刑罰而士止于千里之外矣昔公孫戍諫田文而得寶于外文表而出以勸來者司馬光以為文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諼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然則何必逆探其隱伏之情也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司

馬光以為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然則何必追咎其平素之行也慶歷間諫官包拯上言大臣顓政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議其近名夫羣下雖衆然有志于國家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補于上又困于近名之説是志士仁人終無以施矣則夫指之以為好名者是不欲其為善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晏嬰謂和與同異則夫目之以為好異者是欲其為同也伏望陛下戒權臣欺罔之害而知

其說之為邪察今日風俗之弊而思所以救其失覽士大夫是非之論而斷之以理進用忠讜斥遠諛佞使天下知好惡所在則中人以下皆化而為忠矣其或狂妄而不知大體迂闊而不適于用亦置之而已勿輕加以罪也如此則民庶之疾苦臣下之情偽庶政之闕失皆畢陳于陛下之前又孰有鬱塞而不伸之嘆哉至于防守盜賊之策臣竊以為今日之計内之所以立國外之所以備患雖曰時巡江左而規模事體實與六朝不同

民心愛戴有死無二立國之勢頼以為固此則非六朝之所敢望也邉境之上經理防察常若冦至此則六朝之所以自固而今日所未及也六朝之君往往乗時崛起初無積累之業其繼承統緒號為中興者特東晉而已方元帝徙鎮建康居月餘吴人莫有至者假王導兄弟為之重引顧榮賀循為之先後然人稍歸附既而王敦蘇峻祖約相繼稱兵宗社危疑不絶如綫重之以桓温父子而國非其國矣恭惟陛下總戎河朔四方聞風

雲合響應竭蹷奔走惟恐居後上下有常分中外無異志分閫之重臣握兵之大將尺一號召則朝聞命夕引道是豈東晉所敢望哉然而勉就和好確守信約城郭不修器械不備堠障不立烽燧不設憔悴之民襁負繫道而不之納也閒曠之土莽蒼極目而未之耕也使六朝之君而弛備如此不有外虞且有內患將不能以一朝居然則民心之為邦本亦大矣故臣區區前說以卹民力通下情為先務蓋所以繫斯民之心使之固結而

不解也雖然六朝之所以備患又安可忽而不講哉大抵國于江左必保兩淮必據上流然孫氏之吳未嘗有淮南尺地也亦僅足以自守魏文兵至瓜步則淮已不守矣而卒不能渡江至于上流之地萬一敵據之則鮮有不得志者蓋其順流而下通行無累若高屋建瓴而莫之禦也今建業地濶營伍相望外論頗以為得其人矣而上流之備尚有可慮者兵志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襄陽之地

平原廣野非有險阻之限所恃者兵而已今兵實不足
此其可慮者一也與士卒同甘苦然後可與之同死生
今田師中刻剥其下而奴隸使之平居無事藉藉嗟怨
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長乎此其可慮者二也捉募行旅
以補軍籍至有斷截肢體以求免者人情可見矣其可
敺而使用命乎此其可慮者三也夫貴極富溢而能以
立功圖報為志此豪傑之士也唐杜牧論用兵之弊以
為爵命極矣田宫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勤于

我哉今師中不幾于是乎此其可慮者四也𭔃道之于師中故部曲也師中怒其去已寻以羸卒而留其家貲夫兩不相能而欲望其彼此應援如左右手其可得乎此其可慮者五也凡此數事皆人所共知而竊以為憂者獨未聞執事者有所措畫豈其知兩淮之重而不知上流之為尤重乎陛下誠留意于此使將足以用其兵兵足以為將之用形勢相接聲氣益振至于疆場之事據險要遠斥堠遣間諜察姦偽諸如此類皆可以付之

其人而聽其所為惟是備禦大計所當有一定之說者願陛下密詔諸將悉意條具使議臣參訂其可否有未盡者往復詰難然後斷自淵衷裁處其當表裏相應勠力而行之非若率爾嘗試而僥倖其或成者也昔趙充國上屯田奏宣帝輒下公卿議諸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于是始詔報從之慶歷中經畫西事亦詔帥臣議攻守二策以上而裁擇焉近世以來舉事興為議論不一政令數改是以玩歲愒日迄無所成

使其畜之于初蘊而後發豈復有紛紛之患乎凡臣之所欲言者既已陳其大槩矣而惓惓之誠猶有不能自已者敢遂言之今天下所望以為忠義純正而可以任今日之事者張浚是也而臣竊有疑焉陛下收拾人才孜孜如不及寸長片善惟恐失之有臣如此陛下豈肯置之謫籍耶古人有言曰知臣莫如君非必君而後知臣也蓋其左右奉侍朝夕親近其志趣之所尚才力之所能到所以察之者熟矣非如他人之想望而傳說也

然則陛下之意其必有超然獨覽而非天下之所知者矣雖然法正言于蜀先主曰天下有虚名而無實用者許靖是也然天下之人不可戸曉宜加崇重以慰遠近之望今浚之名不下于靖至于實用之有無惟陛下知之爾使其無也猶當以人望見重況其不止于靖耶夫用一人而用以慰天下之望解天下之疑則雖曰虚名乃所以為實用也且臣聞人恒過然後能改動心忍性然後增益其所不能浚之得罪二十年矣臣不知其所

改悟增益者止于陛下昔日之所知耶其亦有未易知耶古之聖人不以已之獨智而廢衆人之論不以人之一眚而掩終身之善每以知人為難者蓋在于此惟陛下加察焉臣不勝懇切之至

論軍中功賞不實

（案原本未註年月據宋史本傳奏駁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在權戸部侍郎之前李心傳繫年要録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應辰由權吏部侍郎改權戸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則是疏為閏二月以前所上）

右臣伏見比者指揮令李顯忠開具實立功人保明申

三省樞密院取旨推恩今來李顯忠保明到安豐軍正陽西迎見番賊獲捷立功官兵五千二百五人仍各開具合補轉官資朝廷不待核實即從其請雖賞不踰時固當如此而事失其實人所共疑蓋自去冬以來中外之論皆以為將帥擁兵境上敵騎奄至不能一戰惟是望風奔避而已如顯忠其一也而臣亦有不能不信者誠使官軍果能迎遏其鋒大敗其衆掩襲追擊至于再三如今來功狀所謂然而敵數敗則宜退矣縱使其堅

忍而未肯退亦不應遂能徑進也我師數勝則宜進矣縱使其持重而未欲進亦不應至于遽退也今敵人長驅突入蹂践數郡而我將帥之臣自以為戰勝者已棄淮而歸南矣此所以中外之論紛然而臣亦不能不信也今乃反以為功列上五千餘人率加以不次之賞其可謂之實乎王權亦嘗以安豐之捷入報矣自今觀之果何如也近日言者論劉光輔之罪如妄冒功賞乃其一事況至于五千餘人者乎其他士卒聞之亦將以此

而望于其帥帥必不能抑也又如是而推賞也則所謂
五千餘人者將至于數倍而未止也將帥無所忌憚則
益驕士卒無所勸沮則益惰冗濫者衆則國用益屈民
力益困末流之弊將有不可言者此臣所以甚懼也真
宗皇帝巡幸澶淵契丹通和大將李繼隆石保吉葛霸
以戰功止加階封內侍文質以射殺敵將自高品遷殿
頭高品而已富弼以為諸將不能大破敵人卒至和好
真宗以是為恥主既恥則將何功焉所以薄其賞也若

無功而和則將帥可罷而賞亦不行矣臣竊以為時異
事異今固不能盡如祖宗時然愛惜名器甄別功勞則
當以祖宗為法從而斟酌損益可也其安豐軍功賞望
聖慈宣諭三省樞密院更加詳酌取旨施行干冒威嚴
臣無任戰灼之至

文定集卷一

文定集卷二

宋 汪應辰 撰

奏議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二日

臣伏見上天助順海陵殄滅金主新立畏天之威遣使通和辭甚勤篤陛下方且不自暇逸而豫為防秋之備不自聖賢而博盡羣臣之謀天下幸甚蓋自今日以來

傳報不一或以為金主寛厚能得衆者或以為懦弱不立者或以為急于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為彼方厚立賞格以勸戰士如唐鄧陳蔡之類失而復取其志蓋未已者或以為河朔羣盜擾其南而契丹之遺種攻其北者昔漢光武初定天下臧宫馬武皆以匈奴衰之時不可失光武答以北邊尚强而屯田儆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古今通患實在于此要之為國者不當閅敵人之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東晉之季苻堅以百萬之

師戰勝之威長驅八寇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至于淝水之戰敵衆奔潰首尾不支卒以亡國然則敵人雖盛未足為中國患也晉之謀臣皆欲乘苻氏敗亡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得兖青雍豫之地然而君臣宴安無復顧慮以謝安之勲勞猶不見容而道之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不振皆自此始然則敵人雖衰未必為中國福也臣故曰不當問敵人之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今詔旨以足食足兵為慮此二者皆自治之要也臣請

先言足食之説昔人以爲縣官當食租衣税然漢文景之盛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或三十税一武帝窮極奢侈有鹽鐵酒酤之禁昭帝即位一切罷之至于後世或用或否唐至德宗用楊炎之説盡取軍興以來暴斂横賦合而爲兩税又用張滂之説始有茶禁凡漢唐之所征取榷禁者今皆不能易矣然劉晏號爲善榷鹽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宫闈服御軍饟百官禄俸皆仰給

焉今止以淮浙計之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萬貞元八年榷茶歲得四十餘萬緡今則歲收二百四十萬矣世固未有善理財之人也獨不知劉晏復生其于今日財利尚能有所增加否乎至于其他所取名色猥衆曰經制曰總制曰無額上供曰折帛曰州郡寬剩曰僧道免丁曰寺觀寬剩曰大軍月椿曰贍軍酒息曰糴本總其所得又什倍于兩稅而不翅也然則今日利入之厚漢唐之時與吾祖宗之盛皆所不及也宜其財聚于上不可

勝用矣而大農無經旬之儲至于仰貽宵旰之慮此其故何也臣嘗以為取之多則宜有餘而或以不足取之寡則宜不足而或以有餘以文景輕徭薄賦而貫朽粟陳以武帝籠天下之財而用度常不繼唐王仲舒觀察江西奏罷榷酤錢九十萬既三年錢餘于庫粟餘于廩孔戣節度嶺南盡除他名之税免属州逋負之緡錢二百萬而公藏私蓄上下俱足由此觀之不在乎取之多而在乎用之有節也今日財賦自其外而言之左藏一

歲所出比于紹興之初其多已增倍矣臣不敢遠引前古姑以陛下之初政為率則其間所當裁節者固不少矣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乞明詔中書樞密大臣攷求祖宗朝天聖中官吏兵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為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矣此亦微臣所望于陛下也凡百官有司浮冗之費可以參酌舊制一切減省惟是軍旅之用日以增廣因循寖久遂為成例一旦更革固亦未易然而賞典之冗濫獨不可

以甄别乎尺籍之僞冒獨不可以攷覈乎此特在陛下指麾之間爾又自用兵以來中外爭言使宜往往出于希功徼幸之意如措置營田如結集民兵如招納歸附之類錢糧器械一皆取足于朝廷曾無毫髮之效亦莫知其何用也熙寧間韓絳以大臣宣撫陜西所費十八萬緡終無成功衆議沸騰以為大咎今所謂十八萬緡不知其幾矣況其事之初行議者固疑其不可故臣願朝廷之上有所興為與衆共之使可否之論畢陳于前

然後擇而從之如漢宣帝使公卿議屯兵利害反覆詳盡庶幾無輕舉妄動之失矣雖然此特言其外者而已至于内府之財則有非外廷所知者周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然則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太府掌九賦九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其頒財則以式法授之而式貢之餘財則以供玩好之用元豐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内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隸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内外之

異也自紹興十三年始詔內庫不隸戶部太府有司輒敢會問與供報者皆坐之中外之人不知所以然者何也疑詞異說無所不有臣竊覩陛下清心省事仁民愛物一皆出于天性宮掖使令既已不備又從而出之教坊音樂既已不聽又從而罷之此豈以外物為樂哉比以戎事暴露備邊犒師招軍市馬率從中出此豈以多藏為利哉而臣猶有不能已者竊恐賜予之間或過為豐厚而失于撙節出納之際或習為寬縱而失于殁察

雜色供奉宂食無用之人或雖澄汰而未盡也今陛下
恭儉于上而左右近習與夫貴戚之家第宅池館窮極
華美田園邸舍連亙阡陌此固不能使人之無疑也夫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而民不
被其澤者蓋有之矣顧陛下推其所為損之又損始自
宮掖次及外廷如此則聖德日新人心悅服而實惠及
于天下矣先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至于當損之時則
二簋可用享況于匪頒好用之類乎且臣聞之有國家

者未嘗不以人心為安危惟我祖宗覆育天下斯民愛戴有隕無二尤見于艱難之時陛下誠以東晉觀之國于江左中原分裂變故内起岌岌乎無終日之安所患者王敦也敦既死而蘇峻祖約連衡犯順所患者桓温也温既死而王恭殷仲堪稱兵内向所患者孫恩也而盧循徐道覆相繼擾亂蓋其基本尚淺人心易搖故姦邪得以肆行而無所畏也自建炎以來金人之役甚于東晉然而户口雖或流離而無背叛之志盜賊雖或竊

發而無響應之助強悍之將不能以使其下之爲非暴
虐之敵不能以禁其民之向化此皆祖宗德澤之所固
結陛下仁心之所感動相與扶持扞蔽以至今日豈曰
小補之哉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令請曰以爲繭絲乎
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戸數既而智伯
攻晉陽決水灌之沈竈産蛙民無叛志凡今日之所以
取諸民者臣已具陳于前矣願陛下思民心所繫之甚
重憫方今民力之已竭而求所以賑救惟在節省無益

之費使財用充足然後賦歛之不得已者可以次第蠲除庶幾疲瘵之民得以蘇息則其為國家之保障者豈有已哉臣請言足兵之說昔陸贄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也至和中朝廷招募新兵諫官范鎮以為財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募兵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

之潤而復撓其源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方儂智高寇嶺南之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死亡奔北不可勝紀然狄青所以取勝者番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臣以為陸贄范鎮之說切中今日之病自講和以來諸將坐擁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高爵厚禄極其富貴安享優佚養成驕惰無復激昂奮勵之志兵籍雖多初不閲習或拘之以為工匠或敺之以為商賈或抑之以為僕厠之役既虐使之以不當

為之事又侵奪其所當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不可用也已而敵騎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遁逃浹辰之間而兩淮之地蹂踐幾遍方且恬不忌憚恣為誕謾列上戰功誑惑羣聽急危之際被旨應援乃或遊辭詭計顧望不進陛下雖嘗取其不用命者治之終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鈞是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能無詞況于或罰之或賞之乎故其免于罪而蒙賞者不知愧怍而反謂朝廷之可欺偃蹇傲睨日以滋甚陛下損金帛以賜士

卒適以資其刻剥之計至于怨讟並興無以自解乃復
奏功第賞超越資級動以數萬唐李愬平淮西奏請將
佐以下官凡百五十員憲宗謂裴度曰愬誠有奇功然
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此
較之今日之事無乃太甚乎方無事時朝廷有所使令
率以詔旨行下或陰為遷延或公肆欺玩或直抗執而
不行不知一旦有急能惟命是聽以徇國家之難乎四
方之人何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勸沮雖有貔虎百萬

將誰用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修也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强壯不可得而分也其逃匿死亡不可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所以益矣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而反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忠慮于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

待矣由此觀之亮非徒不肯益兵也又欲减省之蓋勝敗在將不在兵兵多而宂不若少而精也臣願陛下内自省察以前日之失為在已奮發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于異說之私賞善罰惡無偏無黨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皆洒心易慮以聽陛下所為然後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號令必行等級必明技藝必精心志必一周旋進退將無所不可者矣昔人論兵蓋有一可以當十者亦有

十不當一者此顧用之何如耳竊聞朝廷方簡閱州縣之兵取其半以待不虞之備此誠有不得已者去冬固嘗發諸郡弓弩手什之七矣彊之使行驚擾狠顧州郡有調發之費室家有離散之怨既至軍中大率奴隸使之初不籍以為戰鬬之地也大敵在前何嘗得一夫之力且所謂正兵者技止于此況其下者乎而又有甚不便者夫盜賊之作常生于細微州縣之兵雖不可施之于大軍而追胥討捕防護鄉井蓋所以銷患于未萌也

晉武帝罷州縣兵山濤陶璜皆以爲不可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此往事之鑒也去冬旣取所謂弓弩手者州郡無備則或發諸縣尉司弓手以守禦城郭縣又無備則或抽差編戶以代弓手之乏貪猾之吏夤緣爲姦無所不至或差或否均被其擾夫天下之事順人情而行之則如水之就下咈人情而行之則有掀山超海之難故聖王之政山者不使居川而渚者不使居中原此非有神奇巧妙也亦曰順之而已今民之在

田里者則拘之于縣縣之廵捕者則執役于州州之守衛者則分隷于諸軍豈所以為順哉議者患州縣之空虛也則請各置四隅之官而以其土人為之强宗富室平日挾其財力以武斷于鄉曲今又假以尺寸之柄公行賄賂明報仇怨有甚于盜賊者朝廷知其不便葬即寢罷葢凡所以閑閻動揺至于數四公私煩費騷然不寧而迄不得其道理者皆起于州郡之無兵也今者詔旨止令選其强壯就各州教閲則固未必調發也惟陛

下精思熟慮于不得已之中有所裁酌使州縣不至于無備田里不至于重擾則州縣安而朝廷安矣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于兹有年國宜益富兵宜益强而顧以不足為憂凡在臣子莫不惶恐臣竊以為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際其能積微而致著革弊而為治者要必以至誠為本以力行為要不尚虚文專取實效用其人必責以功聽其言必驗以事使欺偽者有所不敢為而忠臣義士皆得自盡以奉其上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詩

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曰思無邪思馬斯徂夫馬之蕃息何預于人君之心思蓋物無小大茍非以誠心持之則所行之事其施于外也必茍簡所用之人其應于上也必滅裂又安能旋至而有效乎今日之事特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臣竊觀今之風俗大率以欺罔為尚覆路帥臣訓練精兵二萬及監司核實初無一卒東南鑄錢祖宗時歲不下百萬緡比來止以四十萬為額又盡收天下之銅有司以為可鑄三十萬則是七十萬也去

年所納僅及五萬而乃以六萬為羡餘而獻夫以欺罔如此豈不以為罪或又從而賞之亦何憚而不為欺罔乎此風不革則天下之事所以仰勞聖慮者何時而已也臣不勝惓惓獻其愚衷惟陛下裁赦幸甚

論敵情當為備海道未可進

臣猥以庸陋待罪近侍無所補報朝夕愧恐今者遇有見聞思欲罄竭不敢頻數請對輒具畫一奏聞如後臣比者面對伏蒙聖慈諭以近日探報皆不敢信但只沿

邊嚴兵為備臣竊歎仰以為聖慈高遠非常所及今者復聞金國遣人至盱眙喻吾使者以國有内亂則非特如探報者之道聽塗說而已蓋自古楚靈王吳夫差齊湣王皆勞民于遠而變生于内今敵人荒淫侈汰暴戾苛虐兼此三君而又有甚焉以天人之理往古之事觀之其不免必矣然而有識之士猶有私憂過計者夫不足者示人有餘此人情之常也漢高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

匈奴易擊獨奉春君婁敬以為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其後卒如奉春言夫差方與晉侯爭長于黃池越人乘虛而入其國夫差惡其聞也自刭七人于幕下以絕口今敵有內變所以蔽匿避忌惟恐人知而遽自振暴其短于我此殆非人之情意者復如奉春之言乎或以為事已藉藉彼自度其不可掩也故不若以情告我此固或有之竊怪其于所諱言之

事何其前後諄復得已而不已也此其可憂者一也使誠如敵人之言國有内變彼能討伐以平之則其為强盛固未可輕也有如不勝則中國之所當患而豫防者無乃或甚于今日乎此其可憂者二也臣願陛下懋昭聖德如近日罷教坊出宫人之類增修國政如近日選任大將斥逐憸人之類兢兢業業長慮却顧務為自治之策不可勝之備不使有毫釐之差窺隙之闕雖事變之來靡有終極而吾常有以待之則終于不足慮也仰

惟聖策先定皆有成算而臣猶復有言者蓋不勝惓惓之誠惟陛下幸赦其罪竊聞温州有王憲者自謂習于海道又謂已招誘團結二千餘人更乞朝廷應付人船器械欲以直擣登青以臣愚慮未見其可誠如其說于彼固未有甚損而在我初無益也奈何以不貲之費而為無益之舉哉熙寧初命宰臣韓絳宣諭陜西所費幾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為大咎比年以來只以諸州措置海道事論之其所謂十八萬緡者不知其幾倍也今

憲之行又當厚有所費亦無怪乎公私之困乏也且非徒無益而已使敵勢尚强則勝負未可知也有如一夫被執必且提掖搜索窮問其所從來是趣其生不肖之心而自我致寇也使敵無能為也山東之地必有起而割據者亦豈肯束手受斃哉又使如前所慮幸而萬一無之可以恣其如往而無所滯礙然小民之心惟利是視必且肆情極力鹵掠蹂躪以充其欲亦豈中原赤子所望于父母者哉臣以事之利害理之是非反復思之

無一而可昔孫權時江邊諸將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

以訪顧雍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而爲

其身非爲國也宜加禁制茍不足以耀威損敵所不宜

聽也吳之與魏固已顯爲仇敵然猶不肯爲掩襲之計

況今日之于敵人猶且羈縻不絕哉臣以爲諸如此類

皆不當爲所謂王憲者或尚未行猶可及止如以臣言

爲然伏乞速賜裁處

措置海道回奏

臣伏見比者敵人既退海道宜若無可慮者然臣被旨出使職當詢究利害以歸報于上庶幾不虞之戒將來之備或有取焉竊惟兵興以來三十餘年講究指畫防括之計無遺策矣而臣愚猶有疑蓋今明州之分屯于海上皆水軍也舟楫之于海其所因者風爾順風而行則瞬息之頃已數百里不然則寸步不能進也彼其所以能來者其得風可知矣我乃遡風而迎擊之其難易勞逸之勢不侔甚矣或以為扼其後而襲之則我之與

彼皆順風也夫均是順風然彼先而我後彼往而我隨亦未見其必可勝也況或者衆寡強弱之不敵耶臣以爲于舟楫之外能據其便利扼其要害則用力甚省而功倍之有不可同日語者何則敵人之來非大舟不可以浮海非乘潮不可以入港非小舟不可登岸今誠于明之定海選練步兵分列港岸而又多設機械以隔閡敵所從入之路彼雖僅能入港而潮退之後舟爲無用矣岸上之兵強弓勁弩拳石火礮乘間俱發彼輾轉于

泥塗之中進則不能前而退則吾以舟師邀之可坐而斃也如有縱之使去雖復入于海亦將安所為哉此萬全之計甚易見也夫捨堅而攻瑕以逸而待勞處高而臨下此皆用兵之道今專意于水軍而岸上乃無一夫持兵而誰何者此豈非有所未盡乎然方國用匱之而議欲益兵此其勢又將有未易行者矣伏見明州水軍有選于諸寨土軍者有選于本州禁軍者有取于諸州弓弩手者其間雖多強壯伉健而海道則往往非其所

習也毆之登舟掀簸敧仄則悸眩而不能立嘔逆而不能食瀕海之人類能言之比正可以用之于陸也至于見在海舟以近降指揮則例計之其羨卒不下千人舟之大小自有分量人數過多適足為累而明州弓弩手五百人名為水軍其實止就本州教閱今若于軍中通選一千五百人取其可用于陸者以為步兵如此則無益兵之費而水陸之技各盡其長備禦之方始得其要矣天下之事必昔人所已行與今人所嘗試乃能盡得

其利害海道用兵自昔未有著其法者而近年防海道亦未嘗一用之也是以因仍舊貫不復他議況舟師在海乃曰備之于陸其言若未易信而理則有可見者伏望聖明裁擇幸甚

文定集卷二

文定集卷三

宋　汪應辰　撰

奏議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 隆興元年三月

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雖率爾以對卒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臣陳其說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繫乎人君之取舍所

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義與利而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為人臣則盡心勠力而無所避直言正論而無所隱凡義之所當為雖死生禍福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上之從外若柔順而其實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謾及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又何有于君上哉故傳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夫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不能辨别之者蓋順從則取悦違異則

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則多與廉靜則易退巧佞則難
遠故以同異為愛憎以愛憎為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真
矣恭惟陛下明智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羣臣其材分
高下皆無逃于聖鑒矣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
當今之失在于取人不覲其行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
是能辦事也是能趨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
事以忠信誠慤之心行之猶懼不濟況付之于無行之
人乎欺罔以售其說刻剝以營其私蓋將無所不至矣

而其益人之國者果何在哉此不覈其行之弊也今有言曰某利可興某功可就往往進之以爵祿予之以事權徐而攷之則名實相反績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爵祿事權猶之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之弊也夫不覈其行則頑鈍者無所愧恥不覈其實則誕謾者無所忌憚是敺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其積寖久其流寖遠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陛下為久安長治之計思清源端本之道于邪正義利之辨特留聖意獎任忠

厚正直之士貴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其浮虛輕躁前後反復者則懲沮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為善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何患士風之不美節義之不立也取進止

論講讀官進見希闊 隆興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近日以來講讀之官進見希闊蓋自昔人君有所佚豫或不留意經典有所私昵或不親近儒生今陛

下省覽庶務不舍晝夜非有所佚豫也延接臣下不間疎賤非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勞政事故不遑暇于此耳然臣竊謂六經之典籍祖宗之謨訓此乃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勸戒而省之于己則可以致日新之益因其有所損益而驗之于今則可以得時措之宜漢光武唐太宗皆百戰以取天下而與其臣下講論經理往往夜分乃寐蓋必不虛費日力而為無益之舉也仁宗皇帝詔雙日御經筵而隻日亦詔侍臣講讀足以為萬世法

伏望陛下特留聖念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總管鈐轄與帥守不相統臨

臣伏見慶歷間西北二邊皆已和附而韓琦范仲淹同奏對謂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今敵方請和而陛下長慮卻顧益修武備仰見聖明所以思患豫防之意天下幸甚然其施行節目臣愚猶有未達者反復思之不能自釋念欲以愚慮所及冒昧奏陳而臣身在遠外則疑于出位官為帥守則嫌于自私欲發復止至于

累曰仰惟陛下以至公治天下以至誠待羣臣而臣蒙恩厚任責重乃復顧避世俗嫌疑有所不盡則非臣子之義矣是以終不敢自默惟陛下幸賜裁赦臣聞立國有體治軍有法體不可以不正法不可以不嚴何謂立國有體夫自朝廷以至郡縣其尊賤之勢殊矣然而上下相維表裏相濟如網在綱如臂使指其實一體也一縣之衆必由于令一郡之衆必由于守守之權必歸于按察按察之權必歸于朝廷以郡縣論之令失其職則

一縣之事廢矣守失其職則一郡之事廢矣凡在郡縣之內者未有非守令之所當治也如此而後有所統壹昔范純仁知開封府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縱馬蹂踐民田純仁執而治之有劾其非法者純仁詞不屈乃詔畿縣兼主管牧地既在縣境不可以不聽于令不然則非所以為縣矣唐憲宗時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諸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

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任州兵竝令刺史領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横海最為順命夫以天下之大而一縣令之微亦必使之正其職此祖宗所以久治也以河朔諸鎮而刺史縣令皆失其職此唐自中葉以後所以亟亂也惟是熙寧間朝廷經理西北議者請于河北陜西河東京西等路别置將官專訓練士卒知州知縣皆不關預司馬光言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押為將

帥之官州縣長吏未嘗不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
知縣則一縣之將也今爲州縣長吏而于所部士卒不
相統攝將官與長吏抗衡萬一有非常之變長吏何以
號令其衆禦姦究哉于是始詔知州知縣同行管轄然
當時守令所不預者特將官一司爾而鈐轄都監之類
所隸屬如故也其不預將司之事者特守令爾而經畧
安撫都總管鈐轄司所以統攝之職猶在也司馬光猶
以爲難況乎悉以軍政付之武將而帥臣守臣不相統

臨此殆非所以明職守存國體而為永久之制也何謂治軍有法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鈞是人也豈有異哉而古人之論以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自王公以至輿臺皁隷皆分定而不可犯賈誼亦謂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若曰莫非王臣也混然一等則豈所以尊天子哉況于兵者聚天下驍勇之徒授之以不可嚮邇之器而教之

以戰鬬殺伐之事其所恃以制御柔服之者以有名分紀律也唐季之政一切姑息上下之分不明士卒不知有偏裨偏裨不知有將帥禍亂繼起兵革不息者凡二百餘年我太祖皇帝始定軍制使以階級相承毫釐之間不容侵越是以令行禁止中外肅然東征西討無思不服其貽謀遠矣此萬世不可易之法也今欲專任將臣益修武備則宜以名分紀律為先而所任以領其事者乃獨不用等級叱非所以尊朝廷亦非所以率其下

矣或者以為今帥守之職初不廢也特教閱之際不相統臨其餘則自依軍制也臣竊以為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將教人以父子之義則必制為坐立拜跪之儀將教人以兄弟之序則必制為徐行後長之節蓋有文具而本未必然者未有蕩然無文而以為其本猶在也今既已不相統臨矣則所謂軍制者其能以獨立哉孔子為政以正名為先蓋名正則言順而事成也有其名然後可以責其實今名為不相統臨則其實亦從

而廢矣此皆臣愚之所疑也伏望陛下察臣芻蕘之言斷自聖意更賜詳酌施行

論添差員鈌

臣伏見議者欲將已罷員鈌復行差置臣雖不盡知其說然反復思之未見其可蓋聞古者為官擇人後世為人擇官夫為人擇官固非治世之事未聞為人而設官也祖宗之時建官不多而事無不舉元豐改定官制雖號為文物大備然在京職事官不盡除足至紹聖間六

曹郎官猶通輪宿直此可見也河北河東陜西二廣帥府官屬不過主管機宜幹當公事各一員亦有無幹當公事者至熈寧間悉罷帥司幹當公事既而永興軍帥臣辟置主管機宜神宗皇帝以永興近裏又無邊事其主管機宜亦罷以祖宗全盛之天下關中重鎮而于帥司一官之辟置其重惜如此固未嘗有後來所謂叅議官及凖備差遣凖備差使之類其他帥府止帶本路鈐轄又未嘗有屬官也太祖平定天下革藩鎮之弊州郡

始置通判然小郡往往不置末聞又有添差通判官慶
歷間詔天下州郡立學後始間有教授如四川五十餘
州其有教授者成都梓夔三郡而已崇寧間蔡京用事
顸崇學校廣置師儒以文飾太平猶以郡小或應舉人
少則令二三州學者聚于一州大觀四年復詔所在學
生不及五十人者不置教授推此類言之他可知矣今
自艱難以來諸路皆置安撫使有參議有主管機宜有
幹辦公事有準備差遣有準備差使一官或三四員諸

州添差通判有至三員者州郡生徒僅有二三十人或全無一生徒者而皆置教授太上皇帝聖明更化屢降詔旨固已去其弊之太甚者陛下即位以來博訪利病燭見幽隱凡無用冗贅之官皆經有司講究見其決可罷然後罷之無不合于古義當于人心昔漢光武併官省職十置其一費減億計唐憲宗用李吉甫為相省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員中外之士蓋望陛下因今日之已行者推而廣之以幸天下如光武憲宗之政竊料聖

意必將慮之以審為之以漸有所待而後發柰何又取已罷之宂員而復置之乎今之州郡凡百費用蓋十倍于承平之時如宫觀如嶽廟皆無定員如離軍使臣如養老軍員如歸正如歸明如審官其所創置員缺未易悉數又有特添差者以此耗蠹益廣窘迫益甚遠方州縣至有公行科斂于民名為養老添差錢者官吏又或憑藉其名夤緣為姦無所不至掊克如此而官兵請給有三四月或半年不支者今所罷無用宂贅之官雖未

能大有所益譬如羸觩之人負百斤之重若省其十之一二亦足以少寛其力至于如前所陳離軍養老之類此皆事之不得已而未能免者又足以使天下之人知聖主矜恤之意未嘗不在斯民特勢有所未行爾若復以前此冗員布列州縣則是得已而不已殆非所以明陛下聖意于天下也又況比年以來凡諸軍冗濫多所釐正今于文臣則明知其為冗濫而特與之何以使人心服乎豈不亦起僥倖之意乎或以謂方今士之未有

差遣者多非如此不足以處之此則臣所謂為人設官者也士之守待堂除與夫體例之當得堂除者臣所不得知然以事理度之似非甚多于非甚多之中其有氣力勢援者必多于孤寒之士而才能績效所當必與者又亦有數何至以此之故而更革政令增置員缺欲人人而悅之乎凡臣所陳特其大畧竊謂已罷宂員無可復置之理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指揮施行取進止

又

臣輒有危懇上瀆天聽臣比見議者欲將已罷員鈌復
行差置曽具劄子奏論以為無可復置之理今來伏覩
勅命指揮諸路參議官昨罷員數竝復置又指揮通州
無為軍各復置教官一員又指揮依白劄子所乞復諸
州添差釐務通判簽判教授屬官等鈌以處待鈌職事
官者伏念臣承乏吏部識見偏謬議論輕妄今勅命已
下臣于官守之義無所逃罪見今居家待罪不敢赴部
任職伏望聖慈察其愚惷特賜紏責以明典憲臣無任

惶恐俯伏俟命之至取進止

又

所有已罷冗員無可復置之理臣前已具奏外今來指揮止令添差一次則是朝廷知其冗贅不可復置特出權宜不為定制然臣竊謂權宜之政必甚不得已而後行如近日離軍使臣歸正歸明官之類蓋苟以廩祿周之而已故官雖冗而未能罷費雖多而未能省非以設官分職為當然也今待闕職事官豈亦有所甚不得已

乎内外庶官自朝廷進擢委使之外或堂除或銓選或辟置必取其情願惟有罪送吏部者乃始直註令待缺職事官豈亦與有罪者比乎臣頃因進對伏見陛下以如何得士人崇尚節義為歎聖訓及此實天下之福臣竊謂士風厚薄亦在上之所以奬進激厲之者何如賈誼曰人主之待其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今所謂在京職事官者蓋亦朝廷所嘗簡拔而稍異于其等夷者也若謂其間有不足

以當在京之選則公行汰斥明示好惡舉錯既當孰不心服今乃不問如何一切示以厭薄之意處之以添差强之以直註使其有識見廉恥其肯强顏俯首以就升斗之祿苟旦暮之活乎甚非所以待士而厲其節也臣雖愚陋不足以論天下士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除樞密院編修官朱熹家貧母老飦粥不給今鈌期既到朝廷屢促其供職而躊躇不進使其聞朝廷所以待士者如此其敢來乎又新除太學博士呂祖謙未嘗有求于

朝廷上欲就吏部射鈌而朝廷以其試中宏詞特除博士今又可令直註諸州添差教授乎臣所知者如此其不知者宜不少矣然而名為在京職事官而守待遠鈌有至八九年者此誠前所無有臣嘗試令契勘除學官多是選人例皆遠鈌及司農太府寺主簿亦係遠鈌外其餘者二三年近或不及一年方元祐全盛之時吏部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鈌而堂除人有待鈌及一年以上者今吏部京朝官使四年鈌若堂除亦以此為

差其過此者不復差除不過三五年則今之所謂逺缺
者亦無有矣自不必為此紛更也

文定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定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句華

謄録監生臣沈　俠

文定集卷四

宋 汪應辰 撰

奏議

御劄問蜀中旱歉畫一回奏

臣準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寳實封劄子伏蒙聖慈以問蜀中缺雨不甚有妨秋成否倘為旱甚當作如何救濟令臣詳具聞奏臣謹稟聖訓謹具畫一如後

一成都府路軍惟成都府九縣今歲大熟其他雖豐歉不齊互相乘除亦可僅得中熟惟是綿州旱甚田苗不實臣曾問權綿州李蘩何以為計李蘩云本州有常平米一萬石錢一萬貫若更以錢糴米可以添助賑濟伏乞睿照

一諸州通判係主管常平官正是奉行荒政若官不得人雖有錢米未必實惠及民契勘綿州通判鄧權以丁父憂去官本路轉運司先擬差右朝散大夫王會替鄧

權吏部尚未放行但王會不甚曉事嗜酒多病難以倚
仗竊見左奉議郎王惇詩詳練世務勇于為義頃者蕭
振為四川制置使王之望為總領惇詩皆在幕中多所
補益又右通直郎雲安軍使兼知雲安縣任忠臣清介
有守吏事疏通又右宣教郎知成都府雙流縣史松老
精力強敏奉公守法伏望聖慈于此三人内除一員充
綿州通判填鄧權缺必能舉職愛民仰稱聖明寛恤之
意如或吏部已差王會即乞將王會别與差遣

一臣伏見利路劍州旱歉又甚于綿州目今米價每石錢引十二三道如武連縣已自絶市無米臣嘗問劍州通判宇文紹奕本州利害紹奕為臣言蜀中諸州如利閬綿梓等處屯駐軍馬並從官中應付錢糧惟是劍州軍馬總領所令本州自行和糴夏秋兩料糧六萬八千餘石馬料二萬六百餘石係以人户家業錢均敷總領所支到糴本米每石錢引六道馬料每石三道又更高折絹估以目今時值計之民間不得半價至于搬運輸

納之費又在其外況劍州夏秋正稅不過米麥二萬四百餘石而和糴乃加數倍如今年民間乏食雖使有錢亦無從得米具劍州近處地名水口係通水路頃年曾于水口置廒收支今若選委官員以糴本錢就豐熟去處收糴米斛于水口貯積支遣可以寬減民力贍給軍糧實為兩便臣竊謂州縣災傷雖合納常賦亦當減賦豈可重賦之外更此重困若不及時拯救民何以堪臣已為新除總領查籥詳言之若查籥到司之後必有措

置伏望聖慈更賜行下總領所相度施行

一契勘縣令職在字民劍州梓潼縣號為繁劇其知縣右宣教郎任劭瞻視不明心力短淺職事曠廢臣㑹問通判宇文紹奕如何本州都不理㑹紹奕云本州累曾申轉運司乞依條以縣之繁簡令之能否隨宜對换轉運司久未行下臣竊謂以繁簡對换雖古人所常行法令具載然其實不通只如雖是小縣事簡而知縣有能則州郡與百姓皆欲其留若度衆人所欲留者而以不

能之人代之亦于人情不順是以所在往往難行伏望
聖慈將任劾別與差遣令本路監司公共舉辟廉平強
敏之吏充梓潼知縣一次或于王惇詩等三人中差一
員知梓潼縣事亦乞自聖裁
一契勘成都府路水田多山田少又有渠堰灌溉其潼
川府路多是山田又無灌溉之利今來秋收微薄米價
漸貴民已艱食伏乞睿照
一夔路最為荒瘠號為刀耕火種之地雖遇豐歲民間

猶不免食草木根實又非潼川府路之比今歲旱歉如夔州每常米價止是錢引五道左右今已是十道以上內梁山軍廣安軍雖頗豐熟又不通水路止可贍給本軍伏乞睿照

一契勘四川州縣曲折不一但得米穀流通價值平和可以接濟待得來歲麥熟庶幾不為甚害而所在往往患于無錢束手坐視莫知為計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支降度牒五六百道委付官司出賣于豐熟去處收糴米

斛卻量度多少于荒歉州縣出糶拘收價錢聽候朝廷
指揮發納如此則既得米斛可以平物價濟民食又為
朝廷變轉得度牒價錢官無所損民被其惠實為利便
緣若降度牒到得四川已是三四月之後不能及事今
來所請如蒙施行乞指揮于急遞中先次行下照會即
所委官司可以且將其他官錢支用趁時收糴
一諸州常平司錢米往往州縣缺乏那移借兌雖官司
點檢符移取會止是文具皆非實在之數今欲分委曉

事官員體訪攷覆取具的實見在之數以備賑濟伏乞
睿照

一臣竊以州縣之事全在官得其人其間有盡心職事惠利及民者為朝廷所知則益自勉勵其餘亦皆向慕所謂有功而見知則悅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臣竊見知果州趙不拙遇事不苟見義必為到官承水旱之後竭力撫字發倉廩以賑之作糜粥以會之治療其疾病收瘞其死亡每事親臨各有條理在今日州縣中未易

多得竊恐聖慈所欲知者伏乞睿照

一臣今來所條具止是以見聞所及先次具奏若別有合行事件臣當接續奏稟伏乞睿照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十月十三日奉聖旨令戶部于見拘收諸路未賣度牒內給降四百道付汪應辰專充糴本措置賑濟不得別將他用餘依議

再奏蜀旱歉

臣先準御前寶封劄子以蜀中缺雨倘為旱甚當作如何賑濟令臣詳具聞奏者臣除已遵稟條具外今有續

次合奏聞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成都府路惟綿州旱歉最甚臣前已具奏外今得總領查籥書云綿州屯駐將兵歲支米五萬餘石係總領所支錢就本州糴買應付今歲諸縣荒旱自八月至今絶無新米上市官司雖追集牙人及賣米鋪戶多支本錢勒令承買例皆無米可責往往請錢而去即便走竄上下皇皇無以為計今來總領所措置召募土豪自糶綿州米五萬石更不于民間收糴伏乞睿照

一利路惟劒州今歲旱歉最甚臣前已具奏外今得總領査籥書云欲蠲免本州今年民間科糴一料又得利路轉運判官王璠書云已差官檢踏本州災傷候見合減放數目即依條施行伏乞睿照所有劒州科糴曲折臣前已詳悉具奏今來更不再瀆聖聽

右臣竊以綿劒兩州若免得糴買軍糧又依條減放災傷稅租將來更出糶常平米可以接濟到麥熟庶幾不爲甚害臣又契勘得總領所累年敗壞之後目今軍糧

缺乏若以常人處之但應急取辦豈暇恤民而查籥尚未到司乃能于此時隨事措置救濟百姓其處心行事實為過人臣不敢不具奏知取進止臣竊以唐劉晏理財以養民為先今如查籥所為亦使遠方監司守令皆知聖意所在有所勸慕十一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查籥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第三次奏賑濟旱歉

臣準尚書省劄子伏蒙給降度牒四百道付臣專充糴本措置賑濟不得别將他用者仰惟陛下軫念困窮俯

燭幽隱惻怛之誠特達之惠遠方百姓無不感戴聖恩
臣猥以疎拙獲奉詔旨敢不罄竭以仰稱德意萬一緣
度牒未到已先兑那別色官錢逐急收糴斟量緩急隨
宜賑濟所有體訪到諸州豐歉米價低昂及常平義倉
見在米斛已別狀奏聞外目今諸處米價稍定麥苗甚
茂氣候頗蚤不過來春之末便有新麥庶幾可以接濟
竊恐聖慈欲知謹具奏聞伏乞睿照取進止

御劄再問蜀中旱歉

臣準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寶實封劄子伏蒙宣示蜀中今夏缺雨未知秋成之後即今歲事何如民間不知艱食否可具奏來者契勘臣先準御劄以蜀中倘為旱甚當作如何救濟令臣詳具奏續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給降度牒四百道付臣專充糴本措置賑濟不得別將他用臣凡三次具奏所有蜀中豐歉米價低昂及所以救濟之策伏計悉已仰徹天聽今契勘得旱歉州軍成都府路則綿州漢州石泉軍利路則劍州潼川

府路則渠州果州合州廣安軍其餘雖分數不等未爲甚害所有災傷去處已不住移文所屬及時賑濟務令實惠及民雖據申到竊恐其閒曲折或尚有未盡臣已選差成都府通判何耕往綿州漢州石泉軍制置司幹辦公事程价往劍州制置司準備差使謝中往渠州果州合州廣安軍令逐一體訪飢民數目仍與各州軍守貳相度措置内有缺乏錢米去處即從制置司支撥應付今畫一條具如後

一臣契勘綿州申到本府及外縣共管義倉米三萬七百餘石前此以守臣未到制置司選差隆州簽判李蘩權州事李蘩自去年十月即行賑濟抄劄到缺食人四萬五千九百餘口既減價糶米其老疾貧乏不能自存者支與食米無衣者給以紙襖（紙原本訛紙今據說文紙絲滓也從糸氏聲改正）至十二月初十日知州白麟到任制置司復令李蘩通判綿州勸誘富民或糶米或造飯皆官為主之目今請飯者日二千九百八十九人疾病者給藥醫治死亡

者差僧持課收瘞李蘩又遍往諸縣檢察措置尤更詳悉外縣之米者從本州撥運應付委是得以均濟所有總領查籥名募土豪自糴綿州軍糧臣前已具奏外總領所近有將綿州合支移劍州税米與免支移仍更不理納地理脚錢又將先所兑糴綿州義倉米一萬石依舊撥與本州通融賑濟又將乾道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每月合起糴本錢一萬一千四百餘道令每月止先起一半凡此數事于州郡及民間實為利便

一漢州及外縣共管義倉米五萬五千餘石知州劉儀鳳竭力賑濟與臣書云凡事皆親自檢點纎毫不容作弊除減價糶米外其造飯所給城中日計六千餘人德陽縣三千五百六十一人什邡縣六千二十四人綿竹縣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人又有鄉村鎮市去縣稍逺者分委士人就近賑給本州旣令各縣截用合納税米又以車乘載米分往諸縣葢漢州義倉米數目比他郡最多又有富民相勸率出米者衆是可以足

一石泉軍三縣內神泉龍安兩縣不熟共抄劄貧民二千九百二十人日逐以義倉斛斗賑濟

一劒州舊以軍糧米于民戶科糴總領查籥自行措置非惟民間免得科糴又留得米斛在劒州境內先據劒州申赤米每石計錢引十一道半緣住罷科糴之後物價漸減今赤米每石止計七八道左右此可見其效矣又宣撫司委官將梓潼陰平兩縣災傷去處每縣約三千戶每戶三口每口給米一升又以米麥粟豆共五千

石應付劍州出糶又本路轉運司據兩縣人戶陳訴災傷凡一千四百五十三狀將上件人戶合納秋稅並行除放所有除放過米斛却自轉運司措置收糶應付支遣又兩縣有每年依額合解赴轉運司省計錢物亦權住催理又宣撫司將兩縣上三等人戶餘欠稅候麥熟日帯納并四等五等人戶秋稅權住催理又制置司已將糴到米五千石從眉州水路搬載前去劍州令專充賑濟支用

一果州連歲不熟知州趙不拙到任之初止有省庫錢引一百六道倉米三千一石六斗而趙不拙檢察欺弊撙約冗費于窘乏之中措置賑濟皆有條理又積得錢引二萬道收糴米斛以備緩急此一州可以無慮

一廣安軍每歲缺軍糧米九千三百餘石自來于管下三縣科人戶隨稅在賣其在市米價每石錢引五道左右官中止支兩道又每一石四斗方量得一石制置司已行下本軍日下住罷科糴出榜曉示人戶仍牒本路

轉運司從實計算應付支遣庶幾寛省民力近又得本軍簽判李若愚書以為勸誘賑濟不可以威令驅迫不可以産業之簿書為虛實不可令飢民專聚于一處不可使胥徒預其事見今專委鄉里忠信之士自知軍簽判躬率在城倚郭僚屬各助錢糧而鄉官亦以風誼敦勸大家巨室不拘等第止據見在物力隨其高下出備濟助若是佃客則使田主自給之餘各歸其附近屯長尋據本軍節次申到賑濟次第臣亦令所差委官齎錢

就廣安軍渠州合州糴米應付支用緣目今各處米價較之常年不甚增長渠合州亦不缺米但有錢收糴即可濟用

一臣竊以周官荒政曰緩刑曰除盜賊蓋刑雖當緩而除盜賊則在所急也制置司先訪聞廣安軍渠江縣界有强盜結黨肆行刦掠巡捕官司往往與為表裏又有形勢家為之橐橐者昨來果州捕得兩火賊人已行斷配其餘黨尚復出沒遂具人數姓名行下廣安軍委知

軍措置續據申已捉到正賊七名其餘見不住收捕聞日來盜賊亦頗戢斂

一遂寧府民閒雖稍缺食不知他處之甚臣得知府張震書云在城及外縣抄劄到貧乏不能自存之人約二千名或請米或請飯各隨其所欲去冬差官齎錢于恭瀘等州收糴可接續糶賣以平價

一臣得夔路檢法官李德修書云夔路秋收大約不均總之可及五分粟豆可及七分諸州米價每石止錢引

五道上下緣荆湖歲𢾾米船多上至歸州夔州亦是一

助又云恭州飢民已近四百人鄉村竊盜頗衆制置司

已行下委恭州通判趙汝明措置賑濟

一綿劍州諸縣多有流民將幼小男女遺棄道路緣力

弱道遠不能到州縣請領米飯臣已備條行下綿劍州

措置收養賑濟務在存活仍牒四路提舉常平司疾速

依條施行去訖

一四川田土無不種麥今歲氣候頗早大麥約三月半

間收穫小麥須至四月初間方熟

一先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降支度牒四百道專充糴本不得他用緣度牒未到諸州災傷遇有缺乏臣即以制置司錢米逐急應付他日更不于度牒錢內除破庶幾可以留存專充糴本為異時緩急之備右謹具如前取進止臣今來所奏其間有與前奏不同者緣州縣事宜逐時不一又有續次體訪取會方見的實者其賑濟飢民止是各州截月終申到人數比後又須別

有增減伏乞睿照

謝御札

臣伏蒙聖慈頒賜宸翰以蜀中秋成如何民間不至艱食否仰惟陛下軫恤百姓而以困窮為先照臨四方而以遠外為重至誠惻怛咨詢下逮雖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何以加此臣以愚拙蒙被使令敢不夙夜罄竭仰稱德意萬一所有災傷州縣及措置賑濟次第已別具劄子奏聞外伏乞睿照

又

臣伏蒙聖慈俯賜宸翰以蜀中旱歉令臣條具所以救濟者臣除以别具劄子奏稟外仰惟陛下端居九重之中明見萬里之外至誠惻怛咨詢下逮堯舜用心何以加此臣得于此時躬奉聖訓布宣德意竊不勝欣忭戰栗之至

奉手詔奏邊事

臣伏讀手詔陛下將親屈帝尊以勞六軍中外臣子孰

不感憤思奮有敵愾雪恥之志臣竊觀敵人雖以大舉
爲詞然如襄陽川陜不過欲擾我邊民分我兵力以僥
倖萬一而已自西和州相繼獲捷敵即引遁雖詭計或
不可知然其大勢可見矣今者蜀中人情皆復安帖伏
恐聖慈欲知謹具奏稟取進止

奏邊事

臣契勘近日累據沿邊申報探到北界事宜皆云敵騎
已去至平陽府尋卻截住復回陜西目今積聚糧草修

葢厥舍聲言欲七八月間用兵臣竊料之葢縁地界未定一則敵人未測朝廷之意勢須自作隄備二則欲揚此聲勢指望朝廷蚤降處分其情不過如此愚慮所及不敢不具奏稟取進止

乞蚤差興元帥臣

臣契勘興元府見闕帥臣竊以興元都會地望雄重節制軍馬鎮撫中外邊防事宜利害非一而蜀道僻遠奏報往復動輒三四月伏望陛下出自聖意蚤賜選擇老

成詳練忠義謀畧之臣付以方面庶幾上流增重根本强固臣苟有所見不敢不具奏稟取進止

奏已分地界

臣契勘敵人先以地界未定屯兵聚糧外示聲勢臣近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備奉四月一日聖旨指揮令四川宣撫制置司行下所屬照應舊界施行不得差錯臣已遵稟行下外候諸處申到即時照應施行竊聞金人師旅疲敝皆欲休息今來地界既定必自引退伏恐聖慈

欲知謹具奏稟取進止

文定集卷四